檀弓述註序

郭喬泰子登父撰

林孟鳴先生排簡周禮而註考工記海蜃樓臺幂霧頓閑矣無何即摭小戴檀弓演繹之殺青未落人人誦踊越

茲養日工乃告成小子泰受讀卒業逡巡拊心曰昔楊用脩以神聖工巧喻文而喟然於檀弓考工之工又謂檀弓可孫行病註之者未能犂然有當于人之心有是哉先生之註

檀弓也指點丹頭其在斯乎爾
雅相傳為周公解詩之書訓
字而不訓意郭子玄南華
之註解義而不解字劉孝標
註世說多于意表為箋義學
補正有不言之妙先生潛精

解古大暘玄風於詮考工似主
爾雅註檀弓似主考標盡考
工繁檀弓簡考工奧檀弓明
先生故繭絲於繁者奧者而
於檀弓則游意旁綜之紓
餘委曲蓋不可測儻用備見

之不當解顚耶按故明仲謂檀弓曾子門人其文與中庸之文有似論語以子思檀弓皆纂脩論語之人也夫檀弓卽是之儷左氏何敢雁行子思弟宋人未表章以前大學中

庸並檀弓緄記禮中二程出而大中曉矣紫陽章句出而大中畢矣檀弓始評隲於疊山澂先生述註升堂觀奥將安之手則君直檀弓之二程而先生檀弓之元晦也元晦處幽

如燭諸進退取舍之分介然而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戊夜不休先生曠世比玉而纂述六如之語曰聖爲天口賢爲聖譯言之立豈不以人哉

萬曆丁未五月穀旦書于東

山牖窺齋中

檀弓述註

凡例

一檀弓註於鄭疏於孔楊用脩評其寡不可益多不可省爲註疏中神聖不其然與然簡奥者可會而不可悉明備者可獵而不可窮且歷代諸儒互有發明近世名家時有論著采而擿之敢云簡金擿翠抑衆射一招招無不中其庶幾乎

一檀弓所記子白出母帝舜三妃之類猶揭而駭

之芻於註解何嫌校讐間有說懸兩端義各攸當者如負夏子祖此以爲美彼以爲規退丘請前此以爲異彼以爲法釁芑兼收統之鄉其俟識者擇焉

一檀弓之文或省而蓄或疊而波或錯而奇或複而雋其章法句法字法批點於謝君直者允乎脩辭鵠矣而楊用脩叢訓復酌諸家而加評騭累味集珍非虛語也今圈點壹依疊山而批評

則叢訓佐之點仍文旁評列文上

一檀弓註疏批評外如王子衡立後之說何子元防墓之疑王伯厚蒼梧之考諸如此類各有意義可備覽觀入之註解為添足列之上方以解頤

一魯論多見而識之又有闕文之說闕之者識之也不妄更以備考也檀弓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云云嚭吳太宰而行人儀則陳使

臣記禮者誤錯洪景盧一訂誠正千載之訛而楊用脩從其說遂於經文兩易二人之名雖於文義協順似非疑以傳疑也今經文仍舊而註則從洪氏所訂即如廬陵劉美中家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杖五字與家語同亦不敢增入以附識闕之義

何居只是何也何也則方何居則圓未之前聞是倒字法舍孫立子只一句問省文再提醒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是古文疊句法末兩句只三字省幾多言語

檀弓述註

莆林兆珂孟鳴父纂述

檀弓上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免音問）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居音姬）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腯音回）

孔子孔子曰否（〇句〇法〇）立孫

公儀氏仲子字會之同姓大夫也檀姓弓名魯人之善於禮者免服名即袒免也其制以布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又卻向後而繞於髻也免本施於五世之親若朋友死於他邦而無主者亦服之檀弓既非仲子五世之親仲子又非死於他邦而無主者乃爲之免以其舍適孫立庶子父兄不能正猶無親也故爲過禮之免以弔而譏之何居怪

王子衡云立後從周何謂也曰殷人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人嫡子死立嫡孫春秋傳曰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是也文王立發微子立衍孔子乃曰立孫此又何謂也曰文王立發遵時制也微子立衍守祖道也立孫周道

之之辭猶言何故也此時未小斂主人未居阼階下猶在西階下受吊弓於西階行譏吊而主人未覺乃趨向門右就子服伯子而問之也子服氏伯子字仲子兄亦魯大夫也猶尚也亦猶擬議未定之辭伯邑考文王長子衍微子之弟微仲也伯子爲其親隱故設疑詞以荅之謂仲子猶行古道而以文王微子爲證此其前聞也然文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殷禮也孔子曰立孫據周

也故孔子從周曰後世不可易乎曰立嫡所以重宗一統消覬覦而絕後釁萬世不易之道也

禮按禮子生冢子接以太牢庶子少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冠則適子於阼庶子於房外死則適子斬庶子期其禮之重輕隆殺如此豈有他哉以其傳重與不傳重故也禮曰庶子不祭祖不祭禰明其宗也史曰父不祭於支庶之宅此嫡庶之分不可不辯也故公儀伯子舍孫立子檀弓吊以免司寇惠子舍嫡立庶子游吊以麻衰皆重其服以譏之欲辯其嫡庶之分而已

犯隱有無致方心只七箇字安頓得好省幾多言語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隱微諫也犯犯顏也父子主恩犯則爲責善而傷恩故幾諫而不可犯顏君臣主義隱則是畏威阿容而害義故匡救其惡勿欺也而犯之師生處恩義之間而師者道之所在諫必不見拒不必犯也

養去聲

過則當疑問不必隱也就養就近而奉養之方即所謂左右也子之於親不分職守事事皆當理會故無方臣之於君則當各盡職守故有方服勤服行勤勞之事也至死猶言終身自少至老死而後已也致喪極其哀毀之節也方喪比方於親喪以義並恩也心喪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所謂若喪父而無服也張氏曰古不制師服師服無定體也心喪可也

成寢二字多少省文命之哭三字下得好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葬才浪反 居音姬

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寢正寢也大謂合葬小謂哭夫人之墓何可夷爲寢也既夷矣亦何可不改葬而又請合也不敢哭者嫌哭於他人之寢也武子言合葬之禮非古法也自周公制禮始有之至今未改我成此寢之時意此墓周公以前不須

合葬故夷之也今既許其合葬而不許其哭則於義無取乃命之哭蓋矯僞以文過也且寢者所以安其家也乃處其家於人之冢上墓者所以安其先也乃處其先於人之階下皆不近人情非禮明矣方氏曰周官墓大夫之職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當是時豈有夷人之墓以成寢哉而武子乃有是事由周官之法壞也張氏曰自伯禽至於武子多歷年豈容城中有墓必是殯欲取其柩以歸合

葬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子上子思之子名白其母子思出妻也禮爲出母

何子元云朱子答何叔京書謂出母有服爲是儀禮却說爲父後者則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先生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子上若是子思嫡長自合用此禮而子思却不如此說此則可疑竊意檀弓所謂必有失其傳者又答林擇之書云喪服傳

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當不服者而伯魚乃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甚而後除之此賢者之過也子思不欲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門人以先君子之事爲問則子思難乎爲言故以聖人無所失道爲對謂聖人之聽伯魚喪出母者以道揆禮而爲之隆殺也我則安能爲是哉但爲我妻則白當爲母服今既不爲我妻則白爲父後而不當服矣子思欲守常禮

出母之服期但爲
父後者無服耳子
思此事不可曉兼
汚隆之説亦似無
交涉或者記者之
誤與

而不欲使如伯魚之加隆也吳氏曰伯魚父在故得爲出母服子思雖是父與祖俱没然亦得爲嫁母服者支子不主祭故也子上雖有父在而不得爲出母服者蓋子思兄死時子思使其子接續伯父主祭既主尊者之祭則不敢服私親也此禮昔所未有子思以義起之周末記禮者不悟故以不喪出母自子思始貶之而後之注禮者馬氏則謂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既薄矣又從而爲之辭而葉

氏陳氏方氏皆有貶辭甚矣其不知言也或曰子思不自代兄主祭而使其子繼之何也曰以已代兄無尊者命是自奪宗也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非奪宗者也曰何以知子思之有兄曰子思哭嫂則有兄明矣黃氏曰此章斷出漢儒附會之文意當時欲明不喪出母之禮而無其事故借聖人之家以明之而不知自陷於無根之罪也聖人禮義之宗閨門有家之本豈有不愼於始而三世出妻

之理乎按孔子年十九娶宋幵官氏明年生子適魯昭公賜之二鯉孔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子而字之曰伯魚至六十六而夫人幵官氏卒傳記之可考者昭然如此豈有出妻之事乎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頽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拜拜賓也稽顙以頭觸地也拜而后稽顙謂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也稽顙而后

稽音啓 頎音懇

拜者開兩手而先以手叩地卻交手如常也鄭氏曰頹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此殷之喪拜頎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此周之喪拜重者尚哀戚自期如殷可陳氏曰拜而后稽顙先致敬也稽顙而后拜先致哀也天下不知稽顙之爲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爲禮拜上之爲泰故孔子救拜之弊則曰吾從其至救泰之弊則曰吾從下也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

只是周行四方之人下東西南北四字便奇異

三字法省文

何子元云防墓之崩竊嘗疑之聖人之送其親所以致謹於體魄之藏而爲久遠之慮宜無所不至豈有始葬才封而遇雨遽崩者耶孔子之泫然而云云也其將自痛自罪乎其將罪門人乎人情於此

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識音志

泫胡犬反

孔子父墓在防故奉母以合葬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也墓謂兆域封土爲壟曰墳古謂殷時東西南北之人言其宦遊無定居也封土以識之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犯一則恐已或忘而難尋也封

有不但已者墓崩其如何勿脩古不脩墓之云以古人凡百甚不苟也其爲墓必完以堅無復事脩焉耳豈有孔子終親之禮而不能堅完其墓者耶

之周禮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雨甚而墓崩門人脩築而後反故遲孔子流涕者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圮且言古人所以不脩墓者敬謹之至無事於脩也方希古曰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人情當乎理也父母之棺髐然暴於防而不脩何取于古也信如其言安足以爲聖其誣孔子甚矣謂殯於五父之衢亦然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

進使者句六字省文多末句省文多辭婉而悽

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左傳哀十五年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故蒯聵潛入孔悝之家與伯姬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刼以登臺子路入遂之至臺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然未嘗有醢之之文此不知其何所據也陳氏曰哭於中庭視之猶子也有人弔焉而夫子拜

只凡附於身者四字包幾多事勿之有悔句七字婉而嚴

之自視猶父也遂命覆醢者非特不忍食之又不忍見之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宿草謂陳根也於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章法

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大夫士禮也棺中物少三日之期量度棺外物多三月之餘思忖見宜慎也附於身者襲斂衣衾之具附於棺者明器用器之屬及卜其宅兆丘封壤樹之事也誠謂心實愜滿信謂物實周緻之猶至也悔謂有遺憾也喪莫重於三年既喪曰亾黃氏曰不可過者先王之禮故喪三年以爲極可自盡者人子之心故雖葬於心終不忘也惟弗忘則事亾如存而有終身之憂惟誠

信則冢宅堅固而無一朝崩毀之患此君子之孝也孔氏曰君子終竟已身恒惓念親此則是不忘之事雖終身念親而不得使一朝之間有滅性禍患故惟忌日不爲樂事他日則可防其滅性故也所以不滅性者父母生已欲其存寧若滅性傷親之志又身已絕滅無可祭祀故也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

父音甫下同　慎讀爲引去聲

合葬於防

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不知父墓所在其母亦不告之母卒不殯於家而殯於五父之衢欲致人疑問或有知告之也人見柩行於路皆以爲葬然觀其引則飾棺以輤而不以柳翣則是殯引而非葬引矣聊曼父之母素與孔子母善怪其殯母於外故因問而知父墓在防然後得奉母以合葬焉陳氏曰顏氏之死孔子年二十四矣豈有終母之世

郰曼音萬

是錯對句法鹽鐵論云春不相杵巷

不求父墓所在至母既殯而猶不知者乎且母死殯於衢路必無室廬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孔氏曰不知其墓者謂不委曲適知柩之所在不是全不知墓之去處其或出辭入告總望本處而拜今將欲合葬須正知處所故云不知其墓今古不知墓處於事大有而講者諠諠競爲異說恐非經記之旨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緌

相去聲　緌音

五家爲隣歌以助舂曰相謂以聲音相勸相也不相亦不歌之義也二十五家爲里巷里門也巷歌歌於巷也冠必有笄以貫之又以紘繫笄順頤而下結之曰纓垂其餘於前曰緌蓋冠飾也不相不歌助哀不緌去飾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堲音稷　翣音箑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而已有虞氏始爲瓦棺剖分其圓而合復爲圓以藏尸朴也夏后氏治土爲甎而四周於棺之坎謂之塈周有槨之象然皆陶冶之器出於土者及其久也必復於土不能無土親膚故殷人以木爲之木足以勝土也然猶質而未文故周人飾之以牆翣牆柳衣也翣扇也牆以障柩猶牆垣之障家翣以蔽柩猶羽翼之蔽物蓋世愈久而禮愈備故也未成人而死曰殤十六至

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周人兼用三代之禮死者愈少則禮愈殺也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夏建寅物生色黑故皆尚黑此大事爲喪事斂用昏昏時亦黑也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用玄黑類也

騵音元

今人作文必曰衛用布幕魯用縿幕便拙一倒轉衛也魯也便精神

殷建丑物牙色白故皆尚白日中時亦白翰白色馬也周建子物萌色赤故皆尚赤日出時亦赤馬赤而黑鬣尾白腹曰騵騂赤類三代所尚不過隨時損益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非若後世五德相生之說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句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句法）縿幕魯也（句法）

齊音咨　饘音旃　縿音綃

穆公魯曾君名顯曾子名申參之子也有聲曰哭無聲曰泣爲母齊爲父斬厚曰饘稀曰粥幕覆棺縿縑也父母之喪貴賤不殊所以自天子達若布幕用布而已縿幕則有存以參之者衛所存者殷禮故用布之質魯所存者周禮故用縿之文兼言魯衛欲其以文質自參酌而用之也孔氏曰幕覆棺之幕天子諸侯各别以布爲幕者衛是諸侯之禮以縿爲幕者魯是天子之制魯惟周公一人得用天

楊用脩云此節僅百五十字而包括曲折有他人千言不盡者非有扛千斛能文之筆力未易及此左傳國語及穀梁皆載此事並觀之優劣自見

子禮而後世僭用之故曾申舉衛與魯俱是諸侯則魯之諸公不宜與衛異也崔靈恩云當時諸侯僭効天子也恐魯穆公不能辨故兩言以明顯魯與諸侯之別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句法）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句法）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章法）之使人辭於狐突

重平聲　蓋音盍

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章法）首乃卒是以爲共世子也（句法）

晉獻公名佹諸初獻公烝於武公之妾齊姜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重耳夷吾後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謀以太子主曲沃已而譖之公許殺太子而立奚齊

難去聲

王元美云共世子之爲共也或譏不逃曰其言盡之矣爲吳太伯則可

王伯厚云檀弓載申生辭於狐突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潛庵胡氏謂狐突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記禮者誤愚考晉語申生敗

及是使太子祭齊姜歸致胙姬毒而獻之太子奔新城自縊此蓋出奔時重耳告之使言已志於公也而世子曰不可謂若自理則公必殺姬姬死則君不復樂是我傷公之心也重耳又勸其奔他國以避難而世子又曰不可謂天下無無父之國名曰弑君行將何往也狐突申生之傅伯氏狐突別氏也辭猶將去而告遠蓋與之永訣也初獻公使申生伐東山皐落氏狐突嘗諫止之曰與其危身

翟於稷桑而反譖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申生使猛足言於狐突曰伯氏不出奈吾君何胡氏蓋未考此非記之誤也

以速罪不若致孝而安民申生不能從故曰不念伯氏之言也是時狐突謝病在晉都故言君老子少國家多難欲其出而圖吾君也謚法敬順事上曰恭夫申生之死說者責其犯父於不義故不謚曰孝而曰恭今觀其辭狐突之言臨死猶惓惓以宗社托伯氏至今讀之可爲流涕獨惜其知經而不知權耳論者責其可言而不言可逃而不逃似矣至謂怠其躬之不閱而且卹國家之多難不顧

生死之大節而且謹再拜之末儀則是欲悻悻然望利其國亾而後已爾其責於人無乃已甚乎吳氏曰予嘗謂屈原之忠申生之孝皆賢者過之之事屈原過於忠忠而過者也申生過於孝孝而過者也其行雖未合於中庸其心則純是天理之公畧無人欲之私申生但知順父之爲孝屈原但知愛國之爲忠而一身之死生不計世之議者其何足以知申生之心哉

朝祥暮歌四字省
文末二句婉而嚴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章法）

朝祥朝行祥祭之禮也喪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此謂大祥朝祥莫歌子路笑其太速時人行三年喪者希故孔子抑子路以善彼人然恐學者致惑故待子路出更以正禮言之曰此去可歌之日又豈多有日月哉但踰月禫而後歌則善矣惜其

馬驚敗績四句十字包括幾多字末之卜也四字責之簡而嚴圉人浴馬十字包括幾多意馬之驚軍之敗縣之無罪而死至此而明魯莊之悔過悼亾旌善只非其罪兩句七字

不少俟也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章法公曰末之卜也句法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章法士之有誄自此始句法也

莊公名同戰在十年乘丘魯地縣卜皆氏賁父國皆名右車右也凡車右以勇力者為之大崩曰敗

乘去聲縣音玄賁音奔

績佐車副車也綏升車索也公隊車而佐車授之綏以升是升佐車也末之卜者言卜國微末而無勇也一說卜謂卜筮之卜春秋傳所謂卜右慶鄭吉者是也貢父以敗績由於馬驚而引罪遂赴鬭而死圉人掌馬者及浴馬方見流矢中馬股間之肉乃知非貢父之罪遂誄其赴敵之功以爲謚焉禮生無爵死無謚周制命士雖有爵而無謚今謚貢父變周制矣故記之陳氏曰馬驚在御不在右

莊公末卜不末縣記稱縣死不言卜死何耶莊公之末卜責其輕者以見其重者也記稱縣死卽其責之所不及者以見其責之所及者也春秋書敗宋師於乘丘敗在宋不在莊公於記則敗在莊公不在宋蓋莊公敗於二人未死之前宋人敗於二人既死之後春秋書其戰故詳其終記人紀其誄姑述其始而已吴氏曰誄如今之祭文鄭玄以爲謚非也

寢字須安頓第一句後說牀說簀皆從此起瞿然兩字形容驚起之狀巧楊用脩云華而睆至元起易簀一節童子驚訝之狀與曾元曾申掩護之情幷曾子虛憊而不失其正之事千載如在目前左氏且走僵況漢以下文人乎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睆呼板反 簀責音 瞿屨音 呼吁音 與平聲 革亟音

病者疾之甚也子春曾子弟子元與申皆曾子子
也華者畫飾之美好睆者節目之平瑩簀簟也止
使童子勿言也瞿然如有所驚也呼者嘆而噓氣
之聲曰童子再言也革急也變動也彼謂童子也
童子知禮以爲曾子未嘗爲大夫豈可臥大夫之
簀曾子識其意故然之且言此曾大夫季孫之賜
耳於是必欲易之易之而沒可謂斃於正矣吳氏
曰考之寢禮簟之制未嘗有貴賤之殊但貧者素

質富者華美童子見之驚其華睆故曰大夫之簀
與其意非欲曾子易之也使曾子不易此簀而終
亦可故子春元申皆不欲其易而曾子一聞童子
之言必欲易之蓋禮制雖無違戾然不若終於常
時所寢質素者之得其正也諸儒並謂曾子非大
夫不可終於大夫之簀則是曾子自安於非禮而
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一
語則曾子竟以非禮終也是曾子子春曾元曾申

始死既殯既葬練以五事三變句法充充如有窮瞿瞿如有求而弗得皇皇如有望而弗至慨然廓然五事三變句法字法

之見皆不及一童子也彼童子何知焉不過驚訝其簀之華美而已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句法）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句法）練而慨然（字法）祥而廓然（字法）

瞿音俱

充充滿悶塡塞之意有窮如行而途窮前無可去之地瞿瞿目視不定之貌求謂索物如失物索之而不得也皇皇彷徨無依之貌如望人之來而不至慨者慨嘆日月之速廓者寥廓情意不樂也方

氏曰下篇述顏丁之居喪則言皇皇於始死慨焉於既葬問喪則言皇皇於反哭所言不同者盖君子有終身之喪思親之心豈有隆殺哉先王制禮畧爲之節而已故其所言不必同

邾婁復之以矢盖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

魯僖公二十二年邾人滅須句須句子奔魯魯伐邾戰於升陘魯師敗績襄公四年邾人伐鄫魯使

婁音閭　陘音刑　髽音撾　臺音狐　駘音旹

痍而死復何也兵刃之下肝腦塗地復之用矢不亦迂乎

臧孫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升陘之戰邾師雖勝而死傷者多軍中無衣復者以矢狐駘之戰魯爲邾人所敗家家有喪故髽而相弔也去纚而介曰髽蓋吉時以纚韜髮凶則去纚而露其髻也游氏曰升陘以前未嘗無戰死者得復以衣不以矢狐駘以前亦未嘗無戰弔者得弔以衰不以髽則是殺人之甚必自升陘狐駘二戰始方氏曰矢所以施於射非所以施於復髽所以施於喪非所以施

不言問只言誨省文

王子衡云惡笄用竹與榛何謂也曰竹與榛非美飾也記曰女子子適人爲父母婦爲舅姑皆以惡笄鄭氏云用榛爲之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云蓋用榛以爲笄是也吉時大夫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夫人用玉喪笄惟竹與榛二者而已

於弔因之而弗改則非矣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南宮縚卽南容縚妻孔子兄女也其姑死孔子敎之爲髽上爾汝也下爾語助辭從從太高也扈扈太廣也斬衰之髽高廣齊衰則殺也婦爲舅姑皆齊衰不杖期又敎以笄總之法笄卽簪也吉笄尺二寸喪笄一尺斬齊之笄用箭竹齊衰用榛木總

縚音叨　從音總　扈音戶　長音仗

以布爲之所以韜髮而著笄者垂其餘於髻後長八寸斬衰六寸齊衰八寸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禫除服祭名取澹澹然平安之意喪至此二十七月也此時樂但縣之而不作雖比次婦人之當御者而猶不復寢也親喪外除餘哀未忘於內禮之正也時人不能而獻子

禫大感反　縣與懸通　比音畀

楊用脩云獻子過有子不及記者舉孔子以明祥禮之中制

獨能行之故夫子善之云加於人一等不謂加於禮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成者樂曲之一終聲者曲調之聲也不成聲謂不終曲也祥後可以彈琴矣然猶有餘哀故彈之不終一曲而又廢也十日之後不但彈琴終曲吹笙亦終曲矣哀情之殺以漸也以絲爲屨之絇以組

爲冠之纓服之吉者也而有子服之於既祥失於早矣禮既祥白屨徹絇縞冠素紕有子聖門高弟而失禮若是疑或不然故曰蓋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丈夫不自經於溝瀆故畏死不弔君子不立巖墻之下故厭死不弔孝子舟而不游故溺死不弔游氏曰古之君子欲正人之過失不專恃乎刑罰而已使生者有所愧死者有所慽皆所以誅罰之也

厭音壓

生者有所愧若異其衣冠之類死者有所憾則死而不弔之類是也楊氏曰非不弔也不忍爲弔辭不忍言之也黃氏曰雖云不弔然於其中又須論其死之正否情之親踈不可執一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行道之人皆有不忍其親之心然而遂除之者以

先王之制不可違也吳氏曰伯魚於出母之喪期後不當哭矣而猶哭子路於嫁姊之喪大功當除矣而猶不除皆情之過厚而於禮不可故夫子抑其過伯魚遂除之除其哭也子路遂除之除其服也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比音畀　樂上樂音岳下樂音洛　首去聲

誰與哭者倒句法不言伯魚不當哭只一句嘆其甚意

營丘齊地周鎬京也丘狐窟穴也首以首向之也禮樂皆重本五世反葬重本也故引禮樂爲證又引古人遺言謂狐死亦向丘穴而枕其首是亦不忘本而古人舉以明仁也孔氏曰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其有次子在周世守其采地則春秋周公是也故鄭康成作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句法）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句法）門人 與平聲

在言外

王伯厚云舜葬於蒼梧之野薛氏曰孟子以爲卒於鳴條呂氏春秋舜葬於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illegible]

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句法

嘻悲恨之聲期而猶哭是祥後禫前祥後無哭于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舜葬蒼梧三妃未從未祔之葬也謂祔葬自周公始然舜卒於鳴條蒼梧時在要荒之外事未必然堯妻舜二女三妃亦無所考或曰娥皇女英癸比

嘻音希

州東海縣有蒼梧
山

女英生商均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見帝王紀恐

附會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士喪禮浴於適室無浴爨室之文鄭氏曰見曾元

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業謂簨簴上一片板蓋指樂也周禮有司業正謂

司樂也廢之者恐其忘哀也誦口習也稍暫爲之

亦可陳氏曰業者弦歌羽籥之事誦者樂律詩歌之文大功廢業而誦則大功以上不可誦矣大功以下不廢業矣舉一而其餘可推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申祥子張子也君子行成德立有始有卒故曰終小人德行無稱與形氣泯滅澌盡而已故曰死言庶幾者蓋以生平持身唯恐有不盡之道今至將

語去聲

歿幸其得以盡道而終亦猶曾子知免之意也游氏曰觀成王之顧命則知成王所以學於周公觀子張曾子之言則知曾子子張所以學於孔子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閣架橙之屬所以庋置飲食者喪禮復後以脯醢醴酒奠于尸東當死者之肩使神有所依也當此之時以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舊故但以閣上所餘之物爲奠也陸氏曰閣其餘者幸

其更生若有待焉爾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位者哭泣之位親疎序列而哭也委巷猶云窮巷委巷之人不見禮儀而鄙朴無節文故譏小功不爲位是委巷中之禮也婦人謂己妻或兄弟之妻也倡先也足跳曰踊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也周衰典籍多失時有小功不爲位者故曾子

譏之記者因引子思申祥二事以明之嫂叔無服
姊姒小功故子思之哭嫂其妻倡踊而已隨之申
祥之哭妻昆弟言思亦然言無服之喪猶且爲位
以明小功之不爲位非也然哭妻之昆弟禮以子
爲主非以妻倡踊豈記者引之特取其類也抑或
申祥時未有子而使妻倡踊與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服之反吉非古也

縮從也衡横也一幅之材順經爲辟積則襵少而

衡與横通

質是謂縮縫順緯爲辟積則襵多而文是爲衡縫古者冠縫無等故吉凶之冠皆直縫至周吉冠之縫各隨命數故橫縫惟喪冠無等則仍直縫是與吉冠相反而非古也此周人尚文之一端也一說古禮喪冠直縫吉冠橫縫而衰世喪冠亦皆橫縫失禮無別故嘆之曰喪冠之反吉非古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

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

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先王制爲喪親之禮其服衰止於三年其哭泣止於三月其水漿不入於口止於三日此中制也賢知者過之則抑之使俯而就中愚不肖者不及則引之使跂於中水漿不入口三日尚以杖扶而後能起也況於七日不幾於傷生而滅性乎曾子言已居喪以疾時人之不然子思以曾子難繼故以

跂音葉

韓退之云以情責情

禮抑之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爲之服也大功以上則然小功輕故不稅曾子據禮而言謂若是小功之服不稅則再從兄弟之死在遠地者聞之恒後時則終無服矣其可乎孔氏曰此據正服小功也故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劉原父曰唐韓愈嘗弔於人見其貌戚其意哀

稅他外反

而其服吉者問之曰小功不稅也韓子疑之作書以問李秘書翺之疑與曾子之疑一也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又曰降而無服者麻今曰不稅是降而無服也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而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攝（字法）束帛乘（去聲）馬而將（字法）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章法）

攝代也伯高死於衛孔子居魯時使人未至冉有先代以束帛乘馬而行禮以冉氏之物而欲將孔氏之誠故孔子謂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夫禮所以副忠信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

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子高而來者勿拜也

告死曰赴與訃同廟祖父所在兄弟祖父之遺體故哭於廟父之同志於廟門外由父推之也寢我所安師成我者也故哭於寢朋友於寢門外由師推之也所知者泛交故哭於野子高親非兄弟分非師友情又不止於所知原其由子貢而來見故以義起而哭於子貢之家使子貢爲之主且教以爲爾而哭者拜之爲子高而哭者勿拜異於喪之

聲

正主也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喪有疾居喪而遇疾也滋益也以其有疾不嗜酒肉故加草木之味以爲桂薑之謂記者釋曾子之言方氏曰薑者草之滋桂者木之滋酒肉之外又有草木之滋者亦慮其不勝喪而已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

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洙泗魯二水名西河魏地自龍門至華陰子夏所居也疑當讀作擬謂比擬於夫子也未有聞居喪

明之喪並去聲

離去聲　索悉各反

無異稱也羣朋友也索散也久不親友故有罪而不自知也道莫尊於師恩莫隆於親子夏退老使民擬於夫子是不尊於師而尊於己也喪親未有聞而喪子喪其明是不隆於親而隆於子也曾子數子夏三罪稱其名女其人若父師焉曾子不以爲嫌子夏安受其責至於謝過服罪此所以爲友道之盛也方希古曰孔門曾子最少子夏曾子之父執友也名而數之非曾子事也傳者過也曰朋

友有過以其長也則不正之與曰非也正之者是
也名而數之曾子不若是暴也何以明之曰其辭
倨曾子之辭慤而謹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
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
居於內

內者正寢之中外謂中門外也大故謂有喪也致
齊居內非在房闥之中蓋亦端居於宎奧之內耳

齊音齋

夜居於內順陰而靜安其身也晝而居內似有疾
矣晝居於外順陽而動勤於事也夜而居外似有
喪矣有大故則哀不敢就安故夜亦居外齊恐散
志疾須就安故晝夜居內盖禮有常有變若此三
者而反其常則啓人之嫌而弔問之矣不可不慎
也游氏曰古之君子未有不從事乎其常者也車
服有常數作止有常度出處有常所苟變乎其常
則必有故不然則不安乎流俗而爲異者也故古

之人見其服飾而少長可知見其步武而尊卑可知察其人之居則其人之得失可知皆由乎常而觀之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子皐孔子弟子名柴泣血言泣而無聲涕如血出未嘗見齒言不笑君子以爲難言人不能然按儀禮喪服篇曰居倚廬哭晝夜無時既虞朝一哭夕

見音現

一哭既練十日五日哭無時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此喪之殺而禮之正也子臯執喪過乎中制故記者不曰中禮而但以爲難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邉坐大功不以服勤

衰喪服也物指布之精粗若周書所謂朝服八十物七十物是已當猶應也謂人服衰而心貌無哀

當去聲　齊與齋通

一哀是主人出涕是夫子一句兩事文之妙

戚之實與衰服不相應也邉偏也不邉坐即曲禮所謂專席而坐恐分心也不以服勤即王制所謂三月不從政恐分力也言齊衰則斬可知言大功則期可知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說音脫 驂音參 鄉去聲

舊館人舊曾置館舍於己者非所經過之主人也遇一哀而出涕情亦厚矣故解脫驂馬以爲之賻凡以稱情而已從自也今若不賻則是於死者無故舊之情而此涕爲無自而出矣惡其如此所以必當行賻禮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

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送親柩往葬則如生時父母出外兒隨後攀號不忍其去也葬畢迎親之神而反不知神來與否疑其猶在葬所也此皆不死其親之至情所以爲善也虞祭名葬之日日中而虞子貢謂葬旣已竟神靈須安如疑則反遲豈如速反而行虞祭乎但哀親是痛切之本情安神是祭祀之末禮夫子申言小子識之且曰我未之能行所以深善其得禮意

而欲人法之也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彈琴而後食者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程子曰受肉彈琴恐非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當不樂以全哀使其哀已忘又何必彈琴吳氏曰顏淵之死已兩期孔子每日彈琴乃其常事蓋此彈琴適在受此祥肉之後故記者云然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字右○法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

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
左〇注
吉事尚左陽也凶事尚右陰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
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
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
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
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

放上聲

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歿

作起也負手曳杖反手却後以曳其杖也消搖寬縱自適之貌泰山梁木爲衆山衆木所仰而放着猶哲人爲衆人所仰望而放效也猶在阼猶賓之也孝子不忍死其親殯之於此示猶在阼階以爲

主猶在西階以爲賓客也在兩楹間則是主與賓夾之故言與而不言猶也孔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疇發語辭昔之夜猶言昨夜也夢坐於兩楹之間而見殯奠之事知是凶徵者以殷禮殯在兩楹間孔子以殷人享殷禮故知將死也又自解夢奠之占云今日明王不作天下誰能尊已而使南面坐于尊位乎此必殯之兆也吳氏曰竊詳此文所載事辭皆妄聖人德容終始如一至

死不變今負手曳杖消搖於門其妄一也聖人樂天知命視生死如晝夜然豈有自爲歌辭以悲其死且以泰山梁木爲比哲人自稱乎其妄二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不嗇必先知之豈待占夢而後知其將死乎其妄三也此文本出家語而記者採之說者又以萬世王祀爲應何其陋哉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

服

無服師之禮故疑所服子貢以夫子施於門人者

還以報之定爲心喪三年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字法）飾棺牆置翣（字法）設披（字法）周也（句法）設

崇殷也（字法句法）綢練設旐（字法）夏也（句法）

志章識以別之也飾棺褚幄也牆柳衣也諸飾所

聚謂之柳傍帷曰牆以布爲之衣柳以障柩若居

室之有牆也置亦設也翣形如扇而方用木爲表

衣以白布而畫之其畫或黼或黻或雲緣則皆畫
雲氣有柄在路持以障車入椁用以障柩者也其
多寡則隨貴賤之等披夾持棺者用纁帛為之以
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人居
旁牽之登高則引前以防軒適下則引後以防翻
攲左則引右攲右則引左使不傾覆也崇大牙也
以采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喪車所建之
旗飾也綢纏也練素錦也綢練以練綢旐之杠也

旐銘旌也夏以緇布為之廣充幅長八尺孔子之
喪公西赤欲以飾棺榮夫子故為盛禮備三代之
制以明章識焉其以素褚為幄幄外如牆車邊置
翣又恐柩行傾虧而設披以維持之此皆周制也
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繪為崇牙之飾此殷制
也又綢杠以素錦而於杠首設長尋之旐此夏制
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

士也

公明儀子張弟子褚幕覆棺之幕有絮者也以丹質布爲褚不牆不翣又旁緆聚結如蟻垂於幕之四角蓋用殷之士禮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

苫詩占反　枕去聲　從去聲

不爲魁換字妙主人能省文法妙

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怨耦曰仇干盾也不反兵謂必赴鬭無退志也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陪猶助也寢苫則常以喪禮自處枕干則常以戎事自防不仕不暇事人而事事也弗與共天下與不共戴天同義市朝非戰鬬之處遇諸市朝猶不反兵則無往而不鬬矣仕弗與共國則雖事人而事事亦恥與之相遇也銜君命而使遇之不鬬不敢以私讎妨公

事也曲禮云兄弟之仇不反兵此言遇之不鬬者彼據不仕者言之耳從父昆弟之仇則不爲報仇魁首若主人能自報之亦執兵助其後也曲禮言交游之仇而不及從父昆弟此言從父昆弟之仇而不及交游者盖交游之仇猶不同國則從父昆弟可知矣從父昆弟且不爲魁則交游可知矣然意此亂世之事記者傳聞之言也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

雖出外亦首經門人於孔子然也若常禮惟羣居
則經出外則否舉常禮以明聖門之加厚也然前
章旣云若喪父而無服則不經可知矣若弔服加
麻之環經此特出於一時耳弟子羣居則今守孝
之謂非來弔也豈得加麻乎鄭註以羣居爲朋友
羣居對出而言非謂朋友也鄭氏旣爲此說疏家
遂云弔服不得稱服以解前章無服之義不亦誤
乎

易墓非古也

易治也致飾之意墓者祖宗體魄所藏爲之致飾雖非古禮然亦可以義起而於禮無妨也孔氏曰易謂芟治草木不使荒穢不易者使有草木如丘陵然古者殷以前墓而不墳是不治易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禮有本有文哀敬本也禮文也本文相稱迺爲盡善然與其本不足而文有餘不若文不足而本有餘也此矯世抹弊之辭即寧戚之意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歛於户内大歛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

塡音眞　池音徹　飯上聲

曰多矣乎予出祖者（章法）

負夏衛地祖祖奠也塡猶設也池柳車之池也禮柩車載訖乃飾柩設池屬引而爲行是也反還也時柩已在庭迺之於兩楹之間也降猶退也降婦人者使之避也且者且行而未定之辭宿留也飯含也以米及貝實尸口中也斂收斂其尸也小斂衣十九稱大斂三十稱以衣衾之多寡爲大小也阼東階主人之位也殯攝肂于西階之上置棺其

中而塗之也客位卽西階也卽就也進卽謂卽遠
也多勝也負夏人有喪曾子弔之適當主人祖奠
旣設柩車載訖而設池矣主人榮曾子之來欲受
其弔乃反柩於兩楹之間如啓殯時降退婦人而
後行弔禮從者見之疑其非禮故以爲問而曾子
答之云然蓋以祖之爲言且也旣謂之且未是實
行何爲其不可以反留也從者疑曾子之言故又
問於子游而子游以正對也自牖下而戶內而阼

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遠於一節此謂有進而往無退而還也豈可推柩而反之乎曾子聞之方悟已說之非乃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之所說出祖也應氏曰聖人之徒氣象忠厚其議人之失婉而不迫但言有進無退而反柩行禮之非自見出祖謂主人也予者親之之辭多矣乎者不欲深指其失也君子行禮雖不可寡亦豈可多乎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

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

既小歛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

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夫夫猶言此丈夫指子游也凡弔喪之禮主人未

變服之前弔者吉服羔裘玄冠緇衣素裳袒去上

服以露裼衣此謂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歛袒括

髮變服之後弔者雖着朝服而掩其上服加環絰

於冠武若朋友又加帶此謂襲裘帶絰而弔也子

上音扶

游弔時尚意主人未小斂故裼曾子則以喪事當從凶不謂始死之時尚從吉故襲曾子初以子游之裼爲非禮及子游趨出襲裘帶絰而入始知已過而善子游也方氏曰曾子子游同弔異服必是去有先後各守所聞而往也曾子襲裘而弔先進於禮樂也子游盡有守文處如裼裘而弔必是守文也曾子子游皆聖門高弟其分契與常人殊若使一人失禮必面相告豈有私指示於人而不告

之也此段義可疑曾子有子言游輩一時行禮猶有不同蓋時已禮壞樂崩至後世文獻不足尤難行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句)琴(法)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章法)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章法)

喪服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蓋先王

見音現 予與與通 和如字

之制禮如此故二子除喪而見孔子所以各予之琴也子夏過者也知約以禮故曰不敢過子張不及者也知引而至於禮故曰不敢不至皆欲求止乎中也鄭氏曰二者雖情異善同俱順禮按家語及詩傳子夏當爲子騫子張當爲子夏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

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惠子衛人惠叔蘭也文子惠子兄彌牟也虎適子名也麻吉服十五升布也牡麻雄麻也弔服之經一股而環之今用牡麻加經則與齊衰同矣諸臣衆家臣也大夫之客位在門内東近北家臣位亦

在門內東而南近門並皆北向惠子廢適子虎而立庶子故子游特爲非禮之服以譏之文子不悟既謝其辱交又止其爲服而子游不欲明言故但曰禮而已又趨而就臣位以感之文子不悟而又辭及固請文子始悟而扶適子正喪主之位子游乃趨就客位復禮之正也陳氏曰司寇惠子之喪其廢適也無異公儀仲子之立庶子游之於司寇惠子相友也無異檀弓之於公儀仲子檀弓之譏

仲子服免而已趨而就門右而已子游之譏惠子
服不以免而麻衰牡麻絰趨不就門而就諸臣之
位又檀弓之譏則見於言子游之譏至於無言者
蓋檀弓以仲子無賢兄弟非可追而正之故服止
於免趨止於景伯而示之以言姑以正法而已子
游以惠子之兄有文子者可以追而正之故重爲
之服畢爲之趨示之以無言使之自訟而改焉既
而文子果扶適子南面而立豈非事異則禮異哉

禮經不載自我作始故曰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此句韓子所謂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章法）

將軍文子卽彌牟也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用縞布冠此云練冠則深衣緣之以麻者也主已入廟故待于廟而不迎自目曰涕自鼻曰洟時哀已盡故但垂涕洟而已庶幾近辭動舉也中謂當於禮之變節也陳氏曰喪已除而弔始至非喪

中去聲

非無喪之時也深衣練冠非凶非不凶之服也待
于廟非受弔非不受弔之所也文子於其非喪非
無喪之時能處之以非喪非無喪之禮故子游曰
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中者猶射
之有中也中乎有於禮者之禮未足以爲善中乎
亡於禮者之禮則善矣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掘
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

冠去聲　綴音拙

汪伯厚云二十爲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此儀禮賈疏也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謂五十爲大夫去某甫言伯仲而冠以氏如南仲榮叔南季之類然仲山甫尹吉甫皆卿士亦以字爲重

道也學者行之

字曰伯某甫亦稱伯仲如伯牛仲弓叔肸季友之類但伯仲等字在上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則伯仲字在下如單伯管仲孔叔南季之類也人幼則呼名卑也冠而稱字敬其成人也五十有爵但稱伯仲尊尊也死而稱謚章德也凡此皆以使人尊人而亦使自稱其尊此周道之所以爲大備也麻在首曰絰絰之言實以其內有哀戚之實

按周禮浴用盤不掘中霤也綴足用燕几不毀竈也殯於正寢至葬而朝廟從正門出不毀宗躐行也既爲周人當行周禮何爲行殷禮哉

故其表見於外如此此也此此句文不相蒙疑或錯簡中霤室中也人死掘室中之地作坎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浴汁入坎也死者冷強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甓連綴其足令得溫氣而直可著屨也躐踐也行行神之壇也行神壇位在廟門外之西軷壤厚二寸廣五寸輪四尺當所毀宗之外古者生人出行則爲壇以幣告神告畢以車踐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也今柩向毀宗

處出仍得躐行此壇如生時之出也凡此皆殷道也方氏曰周尚文禮之所由備也生以文爲尚故名字之制學禮者行周道焉殷尚質禮之所由本也死以質爲尚故喪葬之制學禮者行殷道焉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句法）子柳曰何以哉（句法）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句法）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句法）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章法）

粥與鬻通

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子柳弟也具喪事應用之器物也何以哉言何以爲具乎謂無其財也粥謂嫁之也布錢也不家於喪恥因喪之利而起家也班與頒同分也夫請粥庶母以治喪則其貧可知矣而不家於喪之言確然不易古人之操蓋如此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亾之

軍師以勝爲功或敗焉是無決勝之策也爲之謀者可偷生其身乎邦邑以安爲本或危焉是無計安之術也爲之謀者可苟全其位乎軍師既敗難以復勝故死其身邦邑雖危猶可復安故亾其位而已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章法）

文子名拔伯玉名瑗皆衛大夫瑕丘地名文子欲

從去聲　瑗子願反

孺子泣三字形容
且盡且省

害人良田自爲身後計故伯王請前前猶云豫先
也請前請爲豫定其所若狗其意實譏非之所謂
哭與之言也或曰從行在後請前則欲前行以去
之示不欲與聞其事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
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章法

弁地名孺子泣者其聲如孺子無高下長短之節
也過哀難繼故聖人制禮期於使人可傳可繼而

哭踊皆有其節也孔氏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與此不同何也蓋曾子之言謂始死之時孔子此言謂襲斂之後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舉者出舉尸以出也括髮當在小斂之後尸出堂之前主人為將尸故袒而括

髮耳武叔待尸出户然後袒而去冠括髮失禮節矣子游謂其知禮蓋反言以譏之也一説舉者舉尸之人也馮氏改上户爲尸者非下出户字疑衍禮小斂於户内卒斂主人將尸俟于堂故袒括髮今舉者出户則小斂卒矣武叔乃袒且投冠而括髮與禮相合故子游以爲知禮舊説謂失禮節蓋馮氏改户爲尸之誤也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後世僕射官用此義也或以射音夜誤矣

卜當作僕師長也君疾時僕人之長扶其右射人之長扶其左此二人皆平日贊正服位之人故君既薨遇遷尸則仍用此人嬪御閹豎不得與焉是以外廷之人疾則共知其疾薨則共治其喪使先君得正其終嗣君得正其始職此故也後世此禮不行往往篡弒廢立邪謀既定於内而外廷大臣尚未之覺卒之事幾危迫俛首聽命其爲國家禍患豈有既乎吁此禮之所以有[illegible]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

之夫 音扶

曰同爨緦

從母母之姊妹其夫即今之姨夫也舅母之兄弟其妻即今之舅母也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相爲服者甥服而姨夫舅母報之也張子曰此是甥自幼居於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穉恩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爲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爲服也吳氏曰有同居而食之恩則雖禮

之所無而可以義起此服也朱子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爲族曾祖父緦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

喪事欲其縱縱（字法）爾吉事欲其折折（字法）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字法）爾則野鼎鼎（字法）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字法）爾

縱音總　折音提　遽其據反

縱縱戒其遽而放之舒也折折懲其緩而約之疾
也凌躐也止容止之止詳緩之意也喪事雖急遽
而不可凌其節次吉事雖詳緩而不可失於怠惰
若騷騷而太疾則鄙野矣爲爲而太舒則爲不脩
整之小人矣猶猶而得緩急之中此君子盛德之
至動容周旋中禮者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不忍死其親故恥具其非倉卒可爲者不得已而具

句法亦三章法

一日二日可爲者弗預爲之具也或曰恥具者嫌過爲身後慮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兄弟之子在恩爲可親故引而進之與子同服嫂叔之分在義爲可嫌故推而遠之不相爲服姑姊妹出適則與兄弟姪皆降服大功而從輕者蓋其

遠去聲

夫受之而爲服杖朞以厚之則於本宗宜降一等
欲一其心於厚之者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應氏曰食上疑脫孔子字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
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
弔焉
聞父喪而出哭嫌發喪於他人之館也禮館人使

專之若其自有然故曾子使反哭於爾次不以為嫌也士喪禮主人西面賓在門東北面故曾子北面而弔以賓禮自居也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句法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句法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之猶於也致極也竹籩簋之屬瓦陶器不成味不

知去聲　簨音荀　虡音巨

可盛飲食也古註味當作沫簨虡懸磬之格也橫曰簨植曰虡人於死者而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爲不仁若極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爲不知故皆不可行也所以先王制明器以送之竹器則無縢緣而不成用瓦器則不可以盛飲食木器則無雕琢之文琴瑟則雖張弦而不平不可彈也竽笙雖備具而不和不可吹也雖有鐘磬而無懸挂之簨虡不可擊也凡此皆以有

知無知之間待死者故皆備物而不可用既不致死亦不致生其謂之明器者蓋以神明之道待之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

爲去聲

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

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問當作聞仕而失位曰喪司馬卽桓魋靡侈也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嘗失位去魯後得反載寶玉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也定公九年孔子爲中都宰制棺椁之法度也四寸五寸厚薄之度也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耳方氏曰貧朽非人所欲孔子之言特爲二子而發爾有子乃能以中都與荆之事驗之

可謂知言矣方希古曰孔子之欲仕非爲富也爲行道也致美於棺椁非爲不朽也爲廣孝也欲富而瞯且趨以求利於蠻夷之國曾謂孔子若是乎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爲民制孔子何取乎有子之疑曾子之問子游之答傳之者謬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

繆音穆 縣音玄 竟音境

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大夫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莊子齊大夫名伯縣子魯大夫名瑣脩脯也十脡為束問遺也古者人臣無外交不敢貳君也雖束脩微禮亦不以出竟交政中國謂大夫專主盟會與國君相交接不止束脩之問已也愛之哭出於不

能已畏之哭出於不得已哭於縣氏以禮自縣子
而起也陳氏曰哭伯高於賜氏義之所在也哭莊
子於縣氏勢之所逼也馬氏曰孟子云哭死而哀
非爲生也以有畏而哭之能無爲乎縣子語君非
引以當道志仁者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
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
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

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〇章法〇

仲憲原憲也示民無知者使民知死之無知也爲其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爲其有知故以祭器之可用者送之疑者不以爲有知不以爲無知故兼而用之也方氏曰明器祭器三代之所兼用蓋處之以生死之間而已豈特周而然哉而原憲必以夏用鬼器殷用人器則是夏有致死之不仁殷有致生之不知矣故曾子重言其不然示民無

知之語尤非所以訓故又專言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陳氏曰明器祭器固是人鬼之不同夏殷所用不同者各是時王之制文質之變耳非謂有知無知也按周禮惟大夫以上得兼用二器士用明器則亦未嘗兼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

木式樹反

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章法

木當作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也同母異父昆弟之服禮經無文故子游設疑辭以答之其大功乎蓋以同父同母服朞故降而大功也而子夏則以魯人齊衰期年行之久矣故舉以答狄儀之問狄儀遂服齊衰故記者言今人皆服齊衰由狄儀之問也不云自狄儀始者狄儀之前魯人先已行之也吳氏曰子夏固失矣子游亦未爲得也

伯魚之妻上事孔子下育子思決無夫死改嫁之事且親恩罔極死喪大事雖有弗行亦當致慎曾謂子思而有是言哉

按禮繼父同居有子者服齊衰三月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柳若衛人伯魚死其妻嫁於衛禮者謂制之所得爲財謂力之所能辦時謂勢之所可行在子思則如張氏所謂母嫁與父絕是無其時也方希古曰

禮者君子恒履之器也豈以家之貧富時之通塞爲行否子思賢者其爲道粹矣信斯言也烏在其爲知道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瑣縣子名降者降服周禮已貴則降賤者之服古謂殷時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滕伯文殷時滕君名文滕伯文爲

爲去聲

諸侯而爲孟虎齊衰則虎爲滕伯文之叔父此上服以親而不降也又爲孟皮齊衰則滕伯文爲皮之叔父此下服以親而不降也朱子曰夏殷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

畧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
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
不可易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
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外內易謂斲削外內
使之平易此后木述縣子之言以屬其子也馮氏
曰此是孝子當爲之事非是父母豫所屬託云曰

易音異

我死亦然記者譏失言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仲梁子魯人設飾謂斂也尸未設飾於堂不欲人褻之也故小斂畢乃徹帷仲梁謂夫婦方亂者以哭位未定也記者併存以傳疑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

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士喪禮小斂之奠設於尸東以萬物生於東未忍死其親也至大斂旣殯始有席設於西室之奧彌神之也按此則子游之言爲是曾子之言爲非記者兩存之又言大斂斯有席設於西方謂小斂之奠在西方者乃魯人行禮之失非其舊也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

綌粗葛也繐布之細而疎者古者五服一以麻各有升數若以綌爲衰以繐爲裳則取其輕凉而已

繐音歲

故曰非古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滅子蒲名子皐高柴也古者復則呼名哭豈可呼名也子皐以野哉斥之乃改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相贊禮者也張氏曰沽當作姑謂畧也方氏謂卽沽酒之沽以非自致故訓畧也孝子悲迷禮須贊相杜橋居母喪無之故謂其於禮爲畧

相去聲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始死卽易去吉服不特喪者易之弔者亦所不服馬氏曰弔者在小斂之前當服羔裘玄冠以主人未成服弔者麻絰不敢先也故子游裼裘而弔旣小斂乃襲裘帶絰而入若夫子羔裘玄冠不以弔者是言小斂之後也

子游問喪具子曰稱家之有亾子游曰有亾惡乎齊

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亾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喪具送終之儀物也稱隨也齊厚薄之劑量也過禮踰禮厚葬也還之爲言便也謂已斂卽葬縣棺謂不設碑繂手縣而下之封者復土以閉瘞之名富而有者毋得過禮貧而亾者斂其手足不令露見卽葬之此有亾之齊也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

齊與劑通　還音旋　縣音玄　封音窆　賁音奔

楊用脩云機鋒極洽晋人世說多類此

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士貢人名歛以衣曰襲汰自矜也叔氏子游別字也禮始死復於地復而不生則襲於牀後世禮失而襲於地則褻矣士貢之請子游之諾禮也縣子譏其汰者以其不稱先王而專輙許諾如禮出於已也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妙在既曰而又字

宋襄公名茲父神明之器當虛而實之是之死而

致生之不知也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司徒孟獻子家臣也旅下士司徒之屬也送終禮畢賻布有餘司徒承主人之意使下士歸還於四方賢於家夫喪者未若班諸兄弟之貧者爲善故聖人止以爲可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車馬曰賵所以助主人之送葬也士喪禮祖奠畢公賵賓賵入告於宮奠於柩前而受之又書其人名與所賵之物於方板次日柩將行主人之史於柩東當前東西面而讀之若欲神一一知之也蓋古者奠之而不讀周則既奠而又讀故曾子以爲再告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

遺去聲　革音亟

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成子高齊大夫國伯高父也謚曰成慶氏遺名子高之家臣也大病死也諦之之辭不食之地謂不可耕墾者死且不忍妨人則生之愛人可知矣觀公叔文子樂瑕丘而欲葬則子高之所得不亦多乎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

食衎爾

君母君妻皆小君皆齊衰不杖期衎爾容貌和適也喪雖輕未有居之而樂者子夏失問夫子是以不答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生於我館死於我殯朋友始終之義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

衎音侃

樹之哉

國子高卽成子高國其氏也壤謂封土以爲墳樹謂種木以爲表子高謂人死備飾以衣衾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爲墳而種樹以標之哉馬氏曰周官冢人用爵等爲封土之度與其樹數觀其封則知祿秩之高卑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遺後世之識非以爲觀美也而國子高非之亦異於禮矣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聖人葬人庶有異聞若人之葬聖人與常人何異又何觀焉蓋謙辭也若堂者如堂之基四方而高也若坊者坊堤也上平旁殺而南北長也若覆夏

與平聲　坊音防　覆方救反　鬣音獵

屋者覆謂茨厖夏屋謂門廡形旁廣而卑也若斧者上狹如刃上三者皆用力多而難成此則儉而易就俗名又謂之馬鬛封馬鬃鬛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也三斬板作墳法也安板兩邊用繩約板令直納土板中築土令與板平斬所約板繩更置其上而再築一日之功如此者三而墳成矣故云三斬板而已封也子夏既告燕人以人葬聖人子何觀復述聖人言葬之說以告之見事雖從簡而

門人不過從夫子之志此亦答其來觀之意也

婦人不葛帶

禮男子婦人首絰要帶皆用牡麻至卒哭則男子以葛易麻帶而首絰不易婦人則以葛易麻絰而要帶不易故曰婦人不葛帶輕首重要故也然此謂婦人居齊斬之服者如此若小功以下輕則並變爲葛與男子同

有薦新如朔奠

朔奠者月朔之朝奠也未葬時大夫以上朔望皆

有奠士則朔奠而已薦時物之新如月朔之奠重

之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

禮三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親重而當變麻者

變之緦麻而服滿者除之不視主人也

池視重霤

池柳車之池重霤屋之承霤以木爲之承屋霤入

重平聲

木中又從木中靁於地故名重靁生時旣屋有重靁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之於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織竹爲毛衣以青布承鼈甲名池天子四面諸侯三大夫前後二士一各視生時之重靁

君卽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

君諸侯也椑杝棺也漆之堅强甓甓然故名椑歲一漆示如未成藏之不欲令人見也或曰不欲空虛如急有待故藏物焉

椑音僻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

復招魂呼復也飯含也設飾襲斂也帷堂堂上設帷告喪於有恩識者謂之赴始死持衣招魂招而不復則用角柶柱其齒令開欲飯含時不閉也又用燕几拘綴其足令直欲著屨時不辟戾也又用米貝實於口中又陳新衣而襲斂此五事並作於帷堂之時即喪大記所謂復而後行死事也已而父兄使人往赴告於人按士喪禮孝子自命赴則

楔音屑　綴音拙　飯上聲

此父兄命之大夫以上之禮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君兼天子諸侯而言小寢燕寢也大寢正寢也祖祖廟也小祖高祖以下之廟大祖始祖太祖之廟庫門郭門也天子曰皐門諸侯曰庫門復必於寢廟者人死必反本也庫門生時所出入也四郊魂氣無所不之也人君禮備故復處多皆他日所嘗有事之地也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剝倮露也奠謂脯醢祭肉謂牲肉喪祭必巾覆之不倮露者謂祭肉易受塵垢脯醢則否或曰剝剝牲爲俎也奠用脯醢而非祭肉故不剝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既殯旬殯後十日也布班也班布椁材與明器之類爲葬備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與平聲

朝奠以象朝時之食夕奠以象夕時之食逮日及
日未沒不以幽陰死其親也或謂日出日入陰陽
之交於此求之庶幾享之其說太鑿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知其必反也

未殯哭不絕聲殯後雖有朝夕哭之時然廬時思
憶則哭小祥後哀至則哭此皆哭無時也反就死
者而言馬氏謂哭者聲也聲爲陽所以能使魂氣
之反方氏謂哭者所以求其反哭之無時欲使死

者必知其反而已未知孰是舊說謂出使而告反
即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似於經文不甚協

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
袪袪裼之可也

練小祥也以其著練冠衣練衣故名曰練練衣以
精熟之麻爲之三年之喪斬齊正服不可變但以
練爲中衣而以黃爲其裏使承衰而已又以淺絳
色爲中衣領及褎緣要帶用葛屨用麻其頭無飾

縓舊緣聲要聲瑱聲鍜銜橫袪區
音　去　平　音　與通音

瑱充耳也初喪哀甚則耳無聞故去瑱小祥後哀殺故爲角瑱以充之鹿裘以白鹿之皮爲裘也袪褎口亦謂緣也裼裘上又加衣也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無袪今小祥稍飾故廣之又長之又袪之既袪以爲飾故又裼之以漸向吉也按此文明小祥時外有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著襦衣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

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家有殯則於弔喪不輕往緦最輕也兄弟雖緦必往況其重者乎蓋同姓之恩不得不爲之隆故也鄰最近也非兄弟雖鄰不往況其遠者乎蓋異姓之恩不得不爲之殺故也所識謂非兄弟又非疎外平生識知往來之人也今若身死者兄弟雖不同居亦就往弔之兄弟不同居尚往弔之則死者子孫就弔可知舉疏以見親也已有殯得弔之以

死者與我有恩舊也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

棺二四者皆周

水牛野牛之革耐濕故以爲親身之棺二革合被

各厚三寸此爲一重杝木亦耐濕故次於革卽前

章所謂椑也厚四寸此爲二重梓木棺二一爲屬

棺在杝棺之外厚六寸此爲三重一爲大棺在屬

棺之外厚八寸此爲四重四者皆周謂四重之棺

重平聲　兕似音　杝移音

上下四方悉周帀也天子之下上公三重無水革

諸侯再重無二革大夫一重無杝士不重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長六尺

棺束者古無釘用皮束合之爲固也縮二者縮從也從束者二行也衡三者衡橫也橫束者三行也每束一者衽小要也以木爲之兩頭廣中央小如衣之合縫處故謂之衽棺邊及兩頭合處形以衽連合之各隨衡縮每束用其一也

其形大 鑿爲坎大

衡與橫通長音伏

柏椁以端者　端猶頭也天子柏椁以柏木之頭爲之取其堅也其長六尺以容藏器也古者棺外椁内皆有藏器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　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以樂食

此諸侯薨在國而赴於天子天子遥哭之爵弁即爵弁其色如爵經衍字也天子至尊服麻不加於采紂衣即緇衣本士之祭服或曰天子不自哭而

紂音緇

使有司哭之非也惡夫涕之無從也使人乎不以樂食食不舉樂也此記者之辭非或人之語也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

菆叢也菆塗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輴喪車也龍輴者畫龍於輴車之轅也以椁者題湊叢木而象椁之形也斧謂繡覆棺之衣爲斧文也先菆四面爲椁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以棺衣從椁上入覆

菆與攢通　輴音春

於棺故云加斧於椁上斧覆既竟又四注爲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天子之殯如此

唯天子之喪有别姓而哭

姓有同姓異姓庶姓故别之諸侯朝覲天子爵同則其位同若喪禮則分别同姓異姓庶姓使各相從爲位以哭不序爵而序親踈也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别彼列反　相去聲

哀公名蔣尼父因其字爲之諡也陸氏曰據此左傳所錄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憗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不脩春秋之辭也今記脩之如此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厭于葉反

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大縣邑厭冠喪冠舉樂也師敗失地以喪禮處之應氏曰哭於太廟者傷祖宗基業之虧損哭於后土者傷土地封疆之朘

削也不舉自貶損也曰君舉者非也

孔子惡野哭者

所知吾哭諸野夫子嘗言之矣此所惡者必哭非其地且不爲位使人疑駭故惡之也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稅人以物遺人也未仕者身未尊顯故內不可專家政外不可私恩惠以稅人其或有情義所不得已而當遺者則稱尊者之命而行之

士備入而後朝夕踊

國君之喪諸臣朝夕即位哭踊然踊以相視爲節故必羣臣皆入而後可爲位以行之士卑其入恒在後士畢入則無不入者矣故以爲節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祥大祥也縞縞冠也大祥日著之徙月後一月也樂作樂也方氏曰祥而縞即玉藻所謂縞冠素紕既祥之冠是也是月禫徙月樂者魯人朝祥而暮

歌孔子以謂踰月則其善者以此

君於士有賜帟

帟幕之小者置之殯上以承塵也大夫以上則有司供之士卑又不得自爲故君於士之殯有賜帟也

帟音亦

檀弓述註卷之上　終